

民意与伪民意

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。

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。它未必是数据舞弊,比如把35%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,改成95%。它也未必全是政治恐吓的产物。1958年,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,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,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。

鉴定民意的真伪,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,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、观念可否多元、信息是否充分。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,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,长歪了毫不奇怪。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,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。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,那能说明什么呢?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,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。

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“中国人民主观”的文章,就给我这种印象。这篇文章告诉我们,调查显示,中国人的民主观是“家长式”的,而不是“自由式”的。也就是说,在中国人看来,领导为老百姓着想,那就是民主了,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。


问题在哪?如果每天听到的都是“家长”如何可亲可信可敬,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,信息不对称不充分,你说,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,你怎么选呢?

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,还可以依靠贿赂;凡是选择A的,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。还有煽情也很重要;从前,有一个美女叫A,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,而另一个丑女叫B,她的爸爸叫李刚……

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,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,说工业化大刀阔斧,农村却被忽视,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,说梁是野心家、伪君子、以及“用笔杀人的杀人犯”。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,非要把事情讲清楚,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。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,台下群众不答应啦: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……梁漱溟赖着不走,不肯下台去,固执地跟毛主席要“雅量”。最后,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。结果当然是“民意”淹没了说真话的梁漱溟。


新书速递

长篇小说《火鲤鱼》描写了湘中一个名叫渔鼓庙的小乡村几十年来
的变迁。作者运用诗意的语言,打破时空,记忆与现实经常混淆和错乱,使小说似真似幻,写出了江南乡村淡淡的忧伤和神秘感,同时具有一种大同情和大悲悯,是一部具有探索性质的小说,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感受。



《火鲤鱼》
作者:姜贻斌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阅读过毛选或者邓选的人,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他们所说的话特别通俗,连老百姓都不难看懂。记得毛泽东以前专门批评过党八股,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批评,我们现在看媒体或者一些政府领导人的发言,可以说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批评目标。



《重民时代》
作者:袁岳
出版社: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《火鲤鱼》充盈着浓厚的情感和诗意的描述,仿若一组写人物的散文共用同一个社会生活背景。小说在整体叙事上没有核心故事线索,且不因循主要情节环环相扣地展开故事。主要人物的故事穿插进行,前后章节分别叙述不同人物的故事,缺乏逻辑关联,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顺序。除叙事上的创新,小说还充分运用了想象的艺术手法。作品既具有荒诞和魔幻的色彩,同时又体现出细节真实、历史真实和想象虚构相融合的艺术特征。


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怕出错

中国人害怕犯错,孩子就不用说了,即使成年人也无一例外。

中国的学校似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,就是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。小学生写错一个字,罚抄一百遍。数学算错一个题,罚做二百道。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,主动性差,勇气不足,探索能力与欲望都不强。实验不会做,外语不敢开口,社会实践害怕出错。相反,权威崇拜情结非常浓厚。

中国教育后面,其实就是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影响,在这种文化里,圣人王的出现,就是“天赋圣权”的结果。其他凡夫俗子,则只有服从的份。圣人是直接宣告真理的。那么圣人之言自然也是不允许质疑的。西方的《圣经》,即使是在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,在教堂讲经布道时,还要通过制度特设一个思维敏捷的教士来充当魔鬼辩护士,以便让人把信仰建立在坚实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。可是,中国两千多年时间里,没有人可以质


《应该读点经济学》
作者:常青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

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,这更是个专家时代。专家们依靠信息获得收入,但你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,他们是真的在为我们服务,还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?这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。更不幸的是,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信息日益泛滥的今天,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在滥用他们的信息。

房产经纪人掌握所有的信息,房屋的市场存量、最近的销售趋势、最新政策动态,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一份潜在买家和卖家的名单,甚至哪位顾客会用什么样的价位他们都是一清二楚。因此在二手房交易中,房产经纪人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了。

《重民时代》
作者:袁岳
出版社: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



莫名其妙的官文

莫名其妙的官文足以让任何神奇变成或者等于腐朽。现有的公共管理体制虽然开始重视民意价值了,但是当它的表达方式成为难以明白的官文和难以忍受的官会时,一些有意义的政策精髓就在这种文山会海中流失,而在这些难以辨别高低的官样文章中,太多的政治南郭先生就必然会混迹其间。

给理想一点时间

疑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。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少有批判性思维,缺乏创造能力与发现意识。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,拿得出手的发明创造,只有区区“四大发明”。因为总也不肯作尝试,总也不肯去试试小错,所以错起来就非常离谱,而且无法无天,无法更正。因此,现在很多人变成了主要两个特征:一是害怕犯小错,而终于积成大错。二是犯大错,仍然不肯承认,更不肯更正。犯错其实不算什么,但是令人恐怖的是错得离谱,仍然没有人敢站出来指正错误,而且要将指出错误的入关押起来,甚至杀掉。这才是无可救药的。

你真的能相信专家吗

假定你委托房产经纪人出售一套价值50万的房产,根据目前的行业规则,经纪人能获得大概5000元的佣金,如果他多花了一个星期帮你卖到了60万,这当然会花费时间、精力等等,但这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投入,却能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,可他增加的仅仅是1000元,那么他就会在找到第一个可以成交的客户时促成交易,以便有时间完成更多的交易。

这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,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握有一件致命武器,那就是,把信息转化为恐惧。

房产经纪人针对买方会宣称“房源紧张,欲购从速”,实际上他们可能很久都没有成交了,而针对卖方,恐吓式的建议似乎更多,他们会经常宣称你的房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以至于根本卖不掉。

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显示,在美国,每年1.5亿份抗生素处方中,几乎有1/3是不必要的。尽管血管成型手术不能防止心脏病,医生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血管成型手术。并且,医学研究表明,在出生率下降的地区,医生实施剖宫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,这说明,当竞争严峻的时候,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昂贵的手术。

日本式勤奋中的水分

日本人“勤奋”在世界算是闻名遐尔。然而,经过我一段时间的观察,这“日本式的勤奋”,其实也掺了不少水分。

最初发现这一点,是在公司内部一次烤肉聚会的活动上。进入公司之前,副总给我们上过课,日本的企业文化有一条非常重要,就是不管你干得好不好,你一直在干才是好人。这次活动中我的表现得到了普遍的好评。那我究竟干了什么呢?很简单,我们来的两辆车,上面都有包装箱,我就把这辆车上的包装箱雄赳赳地扛到那辆车去,再把那辆车上的扛回来,等扛完两个来回,肉,人家也给烤好了。

日本人爱加班,首先是因为日本人对“好员工”的评价和工作时间长短挂钩,效率如何倒不重要,以至于加班成了表现自己优秀的一种手段;第二是日本文化注重集体,连出门吃个中午饭都常常成部门集体行动,若是别人还有活儿我就走了岂不是背叛集体?

在日本的街头,经常可以看到叫做“居酒屋”的小酒馆,到了夜晚,这里便人声鼎沸,满眼都是沾酒就醉,面作猪肝色的日本上班族。对此我最初颇有疑惑,干完活早点儿回家不好么?等和日本同事聊过这个问题,才恍然大悟,原来,这些上班族到“居酒屋”喝酒,竟然有相当一部分,是为了不让老婆担心。

原来,在日本,既然加班是“正常现象”,在日本的家庭中,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思维:如果某人不加班,就说明他不受公司看重,职位岌岌可危。所以,为了不让老婆担心,早下班的日本男人只好到居酒屋鬼混到半夜回家了!

嘿嘿,这“勤奋”的名声过了头,看来也不是好事情啊。

包欺

清风县的县长张大山一上任,就去了靠山村,视察秋收工作。在田间,张县长发表了饱含深情的演讲:“乡亲们,我的老家也在农村,我年轻时,也插过秧、耕过地、播过种、收过粮。我是一个农民,所以我最知道咱们农民的心声,知道农民不容易。大家放心,县里一定会出台新的政策,让咱们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!”说到这里,张县长还把右手用力一挥。农民们听完都激动不已,拼命地鼓掌,手掌都拍红了。

张县长视察完秋收工作,准备回县里,行至半路,他忽然叫停车。张县长下了车,走到一位正在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面前,一把握住他的手,深情地说:“你辛苦了,我代表县里向你表示慰问!实不相瞒,我年轻时也干过环卫工人,扫过马路、运过垃圾,深知环卫工人不嫌脏、不怕累,而且以此为荣!”那名环卫工人的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,哽咽着连声说:“谢谢,谢谢……”

下午,张县长又马不停蹄地出席县教育局工作会议。在教育局的礼堂,张县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

段子

爱失眠的朋友注意了,失眠睡不着不要再数绵羊了。欧美国家数绵羊是因为羊 Sheep 和睡觉 Sleep 音似,属于潜意识暗示,中国人只会越数越乱,我们应该数:水饺,水饺,水饺……

广告

孩子成绩落后于其他同学应如何提高?孩子对学习的兴趣究竟要怎样激发?教辅读物琳琅满目,到底哪本最可靠?学校老师良莠不齐对孩子有何影响?校外辅导班鱼龙混杂家长又该如何选择——周大夫无痛人流人流,从根源上免除您的烦恼。

佛教史考试

阿明对邻居抱怨:“你把你的狗扔掉好不好?它昨天晚上叫个不停,我老婆不得不停止练琴。真倒霉!”“真对不起,”邻居答,“是尊夫人先叫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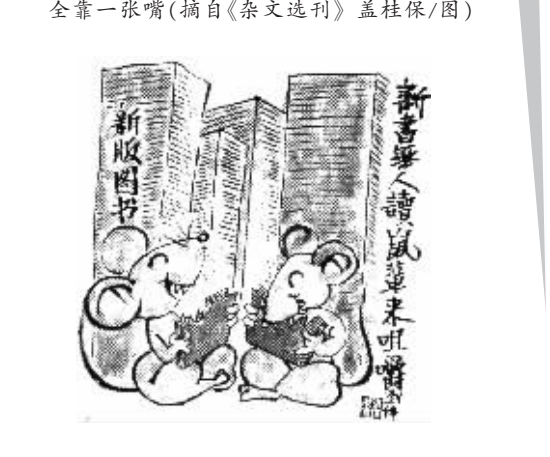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史考试

中国佛教史考试,一哥们交了白卷,结果满分。问老师,答曰:四大皆空。

漫画



新版图书

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

新书无人读 鼠辈来咀嚼(摘自《编辑之友》刘伟/图)